

師

律

師律卷之十五目錄

定變第十五

小序

禦夷

治賊

弭盜

師律卷之十五目錄終

師律卷之十五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定變第十五

夫人情反常，卽變形猝起。極變之人，則曰賊曰盜，曰夷狄。雖種類不同，變形殊別，而要其倡亂之情，其亦各有所本。清其本而情自平。變自定矣。顧定變者，不先清亂之情，預設防禦，而實謀所以消彌之術。及至亂形漸熾，又不以時殄滅，利害是懼，懦焉莫斷，坐失事機。

乃成猖獗不可制。則所以定之者。蓋不得捨亂情而專職亂形矣。夫情之變態不一。未有不相激而成。彼無故稱亂。法所不貸矣。若下情不上通。上恩不下被。冤抑無告。是非倒置。聲勢凌併。貪酷不堪。脅從偷生。饑寒無告。類皆常情所難平。而用妄者。往往息有以逞也。使當事之人。得其情爲之哀矜。爲之上請。爲之開誠。則不平之念。遂消。卽欲變亂而無詞。氣自索。膽自怯。力自沮。於是招之罔不安。撫

地形兵
力攻守
須交相
爲用

之用不降亂情潛鑿亂形默化不期定而定
矣何至困兵竭餉而變不可定乎故於攻戰
之外復立一定之之法焉

禦夷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
兵力二者常相爲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
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
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
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

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夷。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住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

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爲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爲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阨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爲清野之計。丁壯則困於修築。隱於占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尅於椿頭。苦於所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

此是廿
年前情
事今果
難發於
遼矣

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
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
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
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有未雨而懷桑土之
謀旣濟而屨衣袂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
焉

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
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旣在
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

時安輯先事申嚴恩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坐摧唐甲劾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鷲健鬪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卽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海滌洞鴨綠混同左右遞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

其言大
駭于今
日

固北據廣寧以爲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
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
易之也

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天子自爲藩
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爲急規復舊疆未敢
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爲迂
過方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
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略有四焉以冷水口爲一
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爲適中之地

總之有
人險形
無光陰
丙子虜
入昌平
隘口轉
掠而南
地狹大
隊從冷
口出矣

以古北口爲一路自馬蘭谷抵石嶺塘而以密
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渤海所抵鎮
邊城卽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荆倒馬爲一
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適中之地顧
此開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惟尤要何也蓋冷
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爲天險紫荆倒馬有漁
陽上谷以爲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漫平夷
曠迤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亦有險可據
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繇潮河川自磚梁

子而來，則必繇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繇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占池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焉，憊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

頭保德州爲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邇者夷虜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爲青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繇法紀

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天設險云者
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
百萬綿堞北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
以守其不能乎

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
爲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
險逮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
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
與果稍刺刺作聲以軟語提攜之無復上下分

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川平夷曠逸，在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鶉、鴿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

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語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并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

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窠莫非要害守鴈門警備於是爲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

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與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住割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割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

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芻糧以固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爲罪者

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襟吭既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繇榆林東雙山堡入寇綏德或繇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二氏皆以籌邊久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

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於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峰

墩野猪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賊大舉。多繇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

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爲界，東接太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爲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爲尤要。蓋靈

非

師律

卷之十五

定變

士

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略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爲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扼塞可憑。中衛偏在西南。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湮谷。有險足恃。分闡叅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

花馬與套虜爲鄰沿邊三百里盡爲敵衝是故虜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抵環慶則餘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用兵無解甲息肩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築邊塹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望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土變遷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

闊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濬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絲青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爲鑒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青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圍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十五處。草木繁茂。虜每入寇。必休息飯馬。安畱旬日。呼爲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

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邊外。起至
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之舊邊至靖虜
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
害。守其捷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
山岩溝塹。天造地設。爲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屬
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旣成。所云水泉
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
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
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

難。今守在外，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寧夏瀕河，當虜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羣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壩紅綫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瀕

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甘州祁連
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
曰亾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亾我騰脂使我婦
女無姿 國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
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
關外有羈縻六鎮卽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
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出
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
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茶

毒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瘳乎。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脣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

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三時多虞。持禦故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

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

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收復於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徙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大。

河南之地。值此可謂有遭矣。然楚漢之兵爭而
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
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入。關之
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逮夫隋城大。利唐
樹息摩。其於要荒。愈不之講。仁願此舉。壯志勃
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
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河南之耕。足以供三
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爲河南之守。可
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

無三累
可乘此

曾襄敏
之所以

計不就
即身首

且確矣

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轉
虜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爲守之下策矣
况進取耶然仁願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
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可
乘也西攻駝施悉衆以往曾不畱守以虞我師
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
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
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願之知兵好謀馭
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逋逃戮而朝無異

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胸衍之長策、三城之
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款塞、復處河南、元和置
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呼
豈易言哉、

三衛卽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
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
漢征秃、匿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
丹、爲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

朵顏合
為哈類

額營興會三十餘衛所。卽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朵顏。曰餘福。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爲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

餘餘今爲哈
喇漢大
寧今爲
哈喇哈
先年皆
耶曆氏
種類今
朵顏爲
元裔餘
二衛種
名部落
雜素難
考矣

嶺至開原爲餘福。繇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關。敗諸虜於寬河。誅其大會。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鹽米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貢。已已餘福大寧結也。先爲鄉道。朵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餘福大寧人畜去。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略。已而設太監叅

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瓦剌間牒詔自後役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虜加思蘭謀寇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起正德中部落旣蕃陽順陰逆屢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革蘭台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革列孛

萬曆初年長治
御花當
之曹際
今明老
表不的
爲長昂
之孫

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
谷塞殺叅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
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我亦幸
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叅將魏祥全軍
覆沒時把兒孫驍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
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遲之來請嗣
番官邊臣以爲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復許貢
革蘭台仍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一國家定
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嶺便爲狄境然

則棄輿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徙入獨石者，豈得無罪？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爲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載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爲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繇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刺罕、西傍橐駝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與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搗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間，有披

此是正

着口今

時勢恐

不能及

此

璃谷之要，與和之間，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者，卽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壑澗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玻璃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燕京益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焉。我朝置嘉峪，限封建，爵哈密，樹藩籬，蓋觀其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臣寡策，

哈密夫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之事日煩矣興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亦巨部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爲休乃欲勒兵遠舉得乎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棄如脫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明孽又著矣故以爲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都非若珠崖之可捐也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爲可

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朶顏。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棄矣。遂以嘉峪爲寇門。單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爲無虞。黃河爲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爲棄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堂奧可窺。唇之亾也。惟齒之寒。不然。徙海寇歸哈密乎。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讐也。遺孽餘喘。而嬰以吐蕃之獷悍。而謂其不北走。騰

脂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旣安。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罕東藩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獲之利。垂涎久矣。爲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石關兒望沙州。則歔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犬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讐殺。漸

此論極
精詳但
恐近日
情形未
必如是

覺衰弱。況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
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四夷。議婚議援。
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
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
故老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假之聲援。則其
墳墓廬舍。田園舊息。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
回十數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死。後來冷落。鄉
關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爲徙帖木哥
便。帖木哥徙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土番。捍肅鎮。

則沙州形勝西陲之扼塞在焉。又何以哈密爲哉。

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

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深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羶桀鷙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

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以抗虜
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
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
而爲之其或佳。是猶勝於不爲也。

治賊

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陳以聘楚道弗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

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今誠嚴勅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內有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爲期二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后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

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卽搥鼓舉煙。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車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縣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

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此遞送。至交接處。遇有回車。仍領順護以回。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患。商官無畏途之憂。

遠有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竄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

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勿村始聞者。一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繇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羣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通減其罪。盜之數十

獲其三。卽與准免。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林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

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

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鬪盜於市并

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
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
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
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
書。卽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
近舉業。頗讀史傳。粗知興亾。因此張大胃膽。遂
生權謀。每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
密相結扇。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糜之。

此爲前
彌第一
策

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鮓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力有足過人而

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

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

但能拔擢數人、則仕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宋秦觀之言盜賊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亾、海內無復足

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繇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散，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

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

忠莫大
于招降
禍莫深
于窮治
二語得
弭盜之

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擗。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

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繇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匿山海。脫身而求生。繇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

治賊條約

一裕民乃可止盜。合無該部查曾經盜賊殘害地方以前起存錢糧物料實在小民名下拖欠者量爲減免。以寬民力。被賊殺傷人口燒毀房屋之家量爲賑濟存恤。毋令失所。比直隸附近州縣有皇莊及功臣土去處管莊人員生事害人。多收租米及爭奪軍民田地。往復奏勘丈量裏河一帶進貢進解馬快船隻夾帶私貨興販私鹽多索人夫折乾銀兩及鎮守分守守備

管倉等項官員、奏帶叅隨頭目家人伴當、挾勢
詐財、騷擾地方、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足以召
軍民之怨、爲盜賊之驅、宜申明禁約、責令撫按
等官、嚴加訪察、但有犯者、依法按問、指實具奏、
不許姑息、撫按三司官、仍約束州縣衛所官吏、
禁戢貪殘、一錢不許擅科、一夫不許妄役、一應
軍民疾苦、不便事情、應查革者、即便查革、事體
重大者、作急具奏、定奪、務使人沾實惠、如此、則
民有聊生之樂、各思安其田里、盜賊不能驅之、

從矣

一精兵良將固堪付託。但地方廣闊盜賊滋蔓東突西馳。此出彼沒。以我一枝之兵當彼各路之賊。坐制一方。則顧理不周。隨處追截。則人馬易敝。彼逸我勞。難保全勝。似宜添差官軍分路夾攻。互相應援。然客兵有限。先須督責彼處分守。守備軍衛有司官員。嚴謹封疆。鎮守要害。整擗官兵。相機策應。又須多差乖覺人役。遠爲哨探。一應有賊。分投馳報。各處會兵追勦。但文務

未審有無壘礙萬一各圖利便不肯同心協力
不無悞事似宜各會同調度主客官軍人馬節
制于鎮巡如此聲勢揚而威武振盜賊聞風自
然知懼

一近日議行捕盜賞罰事宜斟酌新舊條格亦
既詳盡合中但所擬賞格似專爲官軍及應捕
之人不會該載夫官軍藉名而食其數也有限
其出也有時其會也有地所謂機兵民快又多
閭閻之廝養村野之編氓官司苟取充數又未

嘗素教而預練之，以之禦敵，宜其潰敗不支也。今合無令各該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招諭境內軍民舍餘寄住人等，但有膂力過人，膽氣出眾，騎射之外，習學拳棒鎗刀，搥筆鞭簡，但有一藝在身，一長可取，及雖無技能，而乖覺伶俐，善窺探事情，能出入賊羣，不怕生死者，俱各報名在官審實，仍令親屬里老鄰佑保管，無妻子者，量爲安插養贍，免其本身差徭，擇其尤者，立爲總甲，不拘名數，編成小隊伍，官給器械，令其尋襲。

進賊殺寇其有頗通書史粗知術數縱橫詭秘
機略變幻之人即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禮使之
察向背觀事變隨宜委用勿令遺逸在野若仕
宦子弟及經過客商人等情願自備鞍馬出力
挈賊報効者皆須聽明立賞格不拘何項入役
但能擒獲斬獲真正賊盜名顆者隨即賞銀三
十兩二名以上遞加有能將有名賊首擒斬者
賞銀五十兩若數人併力擒斬亦于賞銀數內
別有首從分給其爲首運謀及獲功數多者照

例論功或陞授世襲軍職填註管軍事或給與散官冠帶榮身若舉人監生省祭官生員吏典等項能督率家人子弟親戚人等擒斬賊犯不願從軍功例陞職舉人監生省祭官起送吏部就行選用生員准令入監吏典免其辦事當該就與冠帶省祭手下之人仍照例陞賞俱至賊情寧息之日停止先年曾犯竊盜掏摸喇唬賭博等項人等願報効者亦各不究既往一體收錄有功照例給賞如此既以成我討賊之功又

以塞彼從賊之志而賊知我收納一方之人其勢自孤其氣自沮弄兵頃刻誠不足慮矣仍先告諭此係暫時招集應用賊情寧息之日隨即遣散務農生理更不拘畱以爲常役庶幾人心樂從

一盜賊本皆良民近年多因官吏貪殘科差繁急加之年歲薄收俯仰無賴激而爲盜但知苟得衣食不覺陷于死地又有一等年少性悍之徒被人誘引一入賊羣難再脫離後雖有身家

血屬之顧無可奈何其父母妻子伯叔兄弟非
不憐惜招之則不可回首之有所不忍坐視其
死因而破及其家良可矜惻余以爲渠魁在所
必殺餘黨可聽自新蓋渠魁不殺則長奸民喜
亂之謀餘黨不寬則堅小人從賊之志昔竇儼
在周世宗時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
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徒侶而
赦其所首者如此賊不能聚矣此言頗切事理
合無行令各該巡撫各轉行司府州縣多出給

俗說告示隨處張貼諭以禍福利害際有盜賊首不赦外其隨從之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繇是盜發無不擒獲周竇儼上疏言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繇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今宜依倣此法令各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將所屬鄉村鎮市各選委家道得過頗有行止幹力衆所信服者不

拘里老義官或致仕官監生省祭等項一二人立爲領袖提督地方總小甲火夫人等晝夜巡邏省諭排門住居人戶各有置辦弓矢刀鎗鞭撻棍棒之類令少壯子弟雇土人役操演習學每村市口路各設立木柵夜閉晝開高埠去處各搭蓋看家樓一座上懸鑼鼓撥人看守但望有賊遠遠而來卽便發鼓鳴鑼將木柵鎖閉本鎮本村少壯人下各執器械與總小甲火夫人等併力防禦一面差善走之人馳報官司督發

官兵機快前來接應若有擒獲殺獲賊犯照常
人例每名顯賞銀三十兩如村市人家不多者
每附近三四處團爲一處總委一人管理一處
有警各處互相救援庶幾古人守望相助之義
規矩既定省諭旣明若臨時畏避不肯出力者
輕則聽委管之人量情責治重則送官司痛責
枷號其管領之人部下獲功至三名顯以上者
照軍功陞一級每三名顯遞加陞授各與世襲
係監生省祭官不願陞者起送吏部卽時選用

係致仕官，陞其子孫，彼既思其血屬，護其家業，得官司號召之，又慕陞賞，懼重法，不敢不盡死力，如此，雖未必能止遏大盜，而所在皆兵，聲勢聯絡，亦足以鼓吾民之氣，讐賊黨之心。

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部奏行賞功新例，足以歆動人心，但各該府州縣，爲因賊瑾刷刮，帑藏空虛，見在收貯，除解京供邊之外，以備官軍折支俸糧等項，尚且不敷，此外別難措置，若不急爲之處，誠恐賞格雖具，未免失信于人，余以

爲舉大事者，不惜小費，況今所在騷動，利害已迫，豈可復循常格，且盜賊皆一時烏合，所以能奔走其徒者，正以得利則歸之衆人耳，況人情見利則趨，以速爲貴，與賊對敵，捨拚身命，若待事畢論功陞賞，彼見進死速在目前，而陞賞遲以歲月，况又未必可得，誰肯輕棄身命，今且酌量近賊地方，一切不急官解，暫行停止，以其銀兩解至用兵官項下，專備賞功支用，但係獲功官軍應捕人役，及雖非應捕而能擒斬賊盜，照

依定擬則例，卽時賞給，庶幾得効速而人心悅，志士勇夫聞風興起，賊知我以重賞勵人心，亦必生懼。

一訪得各處軍衛有司等官，遇有賊盜，不肯率官軍民快擒捕追截，其爲計不過閉門守城而已，鄉村任其劫掠，全不爲意，賊以此肆無忌憚，遂至城池亦不能保，棄城在逃者，比比有之，推原其故，蓋因腹裏地方失機，律例不能該載，人心不知警策，且各處多有分守守備將官管轄

又皆有分守分巡，一旦失陷城池，劫掠鄉村，無干涉焉。用彼相及照遇賊交鋒，難保全無折傷。各官畏懼損軍罪重，往往以此借口，返遂其怯懦偷安之計。今後凡有城池去處，遇賊不能約束官軍民快等項固守，或棄城在逃，致賊劫庫劫獄劫財殺人，及被賊在于該管地方鄉村鎮市搶殺人民，劫掠財物，燒毀房屋，不能督兵救援，其該管分守官各從重坐，以何罪作何處斷發明著爲例，其督以官軍與賊交鋒，致有損

折通計過功多寡，但有擒獲斬獲功次，與折傷相當，或損折雖多，但能擒斬真正賊盜數名，以上者，各以功論。或將功折罪，若遇賊能奮勇追截，衆寡不敵，致有折傷，雖無功次，亦須酌量情罪，令其殺賊自贖，有功仍以功論，無功照依律情輕重，上請定奪。大抵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要，在嚴與縮之訓，厲敢戰之氣，使之寧進無退，死中求生，則可以化弱爲強。

一訪得各處軍兵民壯機快等項，遇賊不肯向

前方戰及與交通、透消息、指引道路、甚則佯
爲敗北、將戰馬、盔甲器械、故意資敵者、有之皆
因軍法不嚴所致、合無今後臨敵對陣、畏怯不
行前進、或臨陣先退、棄軍在逃、及通賊賣陣、透
消息者、審究的實、卽于所在地方、斬之以殉、
情少輕者、打一、枷號示衆、其與賊對敵陣、
者、給銀三十兩、優卹其家、係軍官、仍陞其兒男
一級、如此賞罰嚴明、則人知所趨避、

一各處應捕人員、捉獲賊盜、多被該管官司奪

取以爲己功、或作人情、送與勢要、失則害及其身、成則功歸于人、此智士之所以灰心、而勇夫之所以解體也、宜令禁約、除已往不究外、後有犯者、照依邊方買功賣功事例、問罪發遣充軍、庶幾有功必賞、人心自然激勸、

一各處地方城池坍塌、武備廢弛、軍不識戰鬪、官不識教習、以爲常事、故一日遇賊、茫然無備、束手受害、其未經殘害之處、亦復如是、恐尚未知警策、宜急行各該巡撫嚴督盜賊未至地方

及時修理城垣挑濬溝塹整備器械嚴行哨探
積糧以待用練卒以蓄威以無事視有事庶幾
倉卒不致失措

弭盜

比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
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成羣必
生大姦故亾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
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
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俱以盜賊爲
諱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
仆或有跼躄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
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

歷進或出私財以償所亾其大章著不可掩者
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歸
於此蓋失之未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
來事自今強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
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再
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
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
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人許依律赴官自首與
免本罪花費過財物亦各不追責令的親家屬

鄰佑里老領保生理極貧無田產妻室者斟酌
安插毋令失所其父母伯叔兄弟妻子連人尋
捉赴官首告者與自首同有能捕獲同伴賊人
一名送官者賞銀三兩若將賊首主謀之人擒
送者賞銀五兩自結徒侶將賊首及同伴擒獲
者當先運謀者照前給賞餘人酌量賞之所獲
賊盜資財除官物及見在有主識認外餘并分
給賞賊犯若有攀指訐訴分贓寄贓等項并不
聽信既彼脫死之刑適可生之路而又坐得非

望之利。夫人之情，豈不知所趨避哉。疑賊之心，散賊之黨，計無出此。

一各處地方鄉村鎮市，民居稠密，圍而聚之，號而召之，亦足支賊。但官司不會鼓舞約束，心力不齊，雖有智士勇夫，不敢當先倡首，恐得禍速而受害慘耳。昔兩漢故事，膠東盜賊起，宣帝卽用張敞爲膠東相，渤海左右郡盜賊起，丞相御史卽舉龔遂爲太守，潁川盜賊起，光武卽以寇恂爲太守，南山羣盜起，大將軍王鳳卽薦王尊。

行京兆尹事。蠲去繁文，假以便宜，而後激勸吏民。鎮安風俗，莫不卽著成效也。平時國家列官較任，卽一路有安撫總管，鈐轄兵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舉巡簡，一縣有令尉，此皆盜賊之司也。今一旦不逞之人，數十相聚，遂至殺官殺吏，在位不能禁止者，何也。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徒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曰：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

巡邏令尉矣。關白則曰：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
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則曰：吾無責也。惟
守朝廷空文，使因循異恆之吏，傳郵而與趨公
疾惡之人計較，其終何以成實效乎。